

太行精神的生动演绎

杜 萱



《太行娘亲》剧照(资料图)

近日,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上党梆子《太行娘亲》晋冀鲁豫巡演启动。

上党梆子《太行娘亲》是晋城市上党梆子剧院为“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进一步唱响“太行精神”,精心创排的革命红色题材现代戏。《太行娘亲》塑造了赵氏这样一个在腥风血雨的民族抗争中,在命运多舛的遭遇中,艰难完成了性格转变和人性升华的母亲形象。赵氏作为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从最初对于抚养八路军孩子的迟疑与拒绝,到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勇敢机智地与日本军官、汉奸进行周旋,最终抱着自己的亲孙子英勇

牺牲。作品缅怀和歌颂了众多为抗日战争默默付出的可亲、可敬的太行女性。

剧中“娘亲”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在传统文化中,“娘亲”代表着温暖、庇护与无私的爱;在革命语境下,“娘亲”则象征着党与人民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太行山区无数的“太行娘亲”用鲜血甚至生命抚育了“革命火种”,为革命事业作出牺牲。这一壮举,赓续的正是红色血脉,传承的正是红色基因,擦亮的正是最鲜亮的红色底色,激荡的正是在太行山区生生不息的“太行精神”。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太行娘亲》这部作品很好地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整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最新艺术成果,为中国革命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别具一格的英雄母亲艺术形象。”

“娘亲”形象既是太行精神的艺术展现,又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一形象在平淡中彰显着崇高,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和坚定的行动体现革命精神,人物的起点低,有缺点,经历成长才得以转变,这样的情节铺叙才更显真实。该剧成功地将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人情感体验相结合,避免了说教倾向。通过细腻刻画一位母亲的内心世界,让观众得以从人性角度理解革命。这种视角的转换使得革命历史更加可感、可触,也更具感染力。

总体来说,《太行娘亲》主创人员继承传统,充分保持和张扬上党梆子的剧种特性,凸显出别具一格的地域风格。全剧情节推进流畅、不拖沓,入戏很快,结构合理紧凑、情感跌宕起伏、唱腔悦耳动情、表演生动熨帖,对于广大观众而言是一场剧种特色鲜明、地域风格浓烈、酣畅淋漓、荡气回肠的美的享受。

《太行娘亲》将太行山那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记忆,与当下人们对英雄精神的追寻紧密相连。当舞台上的“娘亲”形象一次次触动观众心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重现,更是红色基因在当代社会的薪火相传。相信这场巡演会让太行精神通过艺术的桥梁深入到更多人们心中。

谈艺录

漫谈写意画创作

王彦平

笔墨生发

写意创作,从来不是对生活的复述,而是以天地为师、以心源为镜的物语对话,是生命经验在雪宣上绽放出的盎然情趣。

观物取象

郑板桥画竹主张“胸无成竹”,实则是将数十年对竹的观察内化为精神图式。他晨起看新篁破土,暮观竹影摇窗,雨听潇潇竹韵,雪赏劲节凌霜。四季轮回中,竹的万千姿态已化作笔底的骨法用笔。这种长期积淀形成的视觉记忆库,使得创作时不必拘泥于具体物象。

黄宾虹晚年目力衰退,反得“浑厚华滋”之妙。他游历山川时不再追求形似,而是感受山势的呼吸节奏。青城山的幽深、黄山的奇崛、雁荡的秀润,都转化为不同的笔墨皴法。

石涛在黄山三十六峰间悟得“一画之法”,正是源于对自然万象的凝神观照。观物之妙不在目之所及,而在心之所感。苏州拙政园的紫藤垂花,在画家眼中不是简单的紫色流苏,而是春风的韵律凝固成的曲线。这种观物方式突破表象的藩篱,让一草一木都成为承载情感的符号。

八大山人的游鱼翻着白眼,实则暗藏笔墨玄机。鱼眼的方中带圆暗示太极阴阳,鱼身的简练弧线蕴含篆书笔意。这种高度提炼的造型语言,将亡国之痛转化为冷逸的审美意象。看似怪诞的物象背后,是苦心孤诣的形式探索与深沉的生命体验。

徐渭的大写意葡萄,看似狂放不羁的泼墨中暗含精微法度。浓淡相破的墨色构成葡萄的晶莹质感,飞白枯笔勾勒出藤蔓的遒劲姿态。他将书法用笔融入绘画,使每一笔墨彩都成了造型语言。正如他题画诗:“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拔皆吾五指栽。”

齐白石画虾,经过数十年的观察与提炼。从青年时期工细的游虾,到晚年简练的透明虾,其演变过程展现了写意造型的升华之路。他通过增减关节、夸张长须,创造出既符合生物特征又超越现实的视觉符号。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正是写意精神的精髓所在。

意与境合

倪瓒的《六君子图》,萧疏简淡的

构图里蕴含着深邃的生命哲思。几株枯树立于空亭之侧,远山如黛,水波不兴。这种“无人境”实则是画家澄明心境的投射,将元末乱世中的精神坚守转化为永恒的艺术境界。

傅抱石在重庆金刚坡时期的山水画,以散锋乱笔表现巴山夜雨的苍茫气象。疾风骤雨般的笔触中,既是对战时流离生活的记录,更是民族精神的写照。他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熔铸于笔墨,使画面产生震撼人心的史诗气质。

李可染画漓江山水,创造性地运用逆光法表现山水的空灵。通过积墨法层层渲染,在厚重中求透亮,于沉郁中见清新。这种光感处理既来自对自然现象的独特观察,更源于对传统笔墨程式的突破创新,实现了写意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完美融合。

写意画创作始终面临传统与创新之辩证。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对生命本真的追寻、探求。当画家的心与天地精神相望,一管柔毫便能点化成大千世界。写意之精神提示我们:真正的艺术追求与创造,永远始于对生活的深情观察与凝视,如此必将对生命造化与本真的揭示。

鉴赏

中国画《蔬笋菜菔图》

史俊丽

《蔬笋菜菔图》为张大千1924年7月作,时年25岁,为其早期创作的作品。张大千(1899-1983),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国画家。精通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早期研习古人书画,后旅居海外,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画风工写结合,晚期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开创了泼墨泼彩的新风格。他在亚、欧、美等地举办了大量画展,蜚声国际。

《蔬笋菜菔图》由上至下依次为一棵白菜,两根垒叠的竹笋及两根前后相错的菜菔。画家中锋起笔,侧锋行笔,用淡墨表现白菜叶瓣,后以浓墨勾勒叶茎,墨色到位,寓意清白。竹笋亦是饱蘸淡墨,笔尖稍蘸浓墨,用笔肯定,一气呵成。下方两根菜菔以淡墨建构,待墨迹稍干时用浓墨层层渲染,行笔灵活,笔线交错,浑然一体又有笔迹墨痕可寻,生动别致。此品布局简洁,瓜果蔬菜错落有致,画面多有留白,计白当黑,构思巧妙。

画幅左上方自题:“予与素侯为寒素交,而封鲁又为素侯至友,相识渝城以素楮属画,随意写蔬笋菜菔,所谓家常饭好吃,不失旧家风味也。甲子七月大千。”款后分别落有白文“季爰之印”、朱文“大千居士”印二方。



《蔬笋菜菔图》(局部)(中国画)
张大千 1924年创作
148.5cmx40.5cm
太原美术馆(太原画院)藏